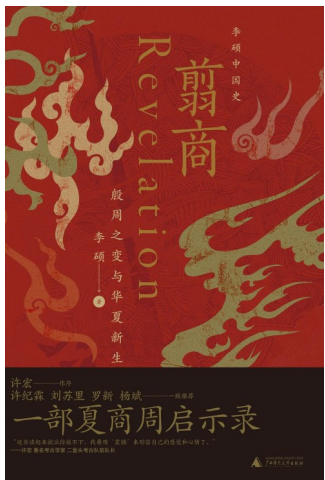


/// 读本好书

拨迷雾见微光，探索商周历史真相

——读李硕《翦商：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》



■ 赵春晖

在著名中国古典神怪小说《封神演义》里，姜子牙辅助文王、武王两代君主讨伐商纣，这一故事令人耳熟能详。残暴的纣王，乱政的妲己，忠诚的比干，几乎成了后世对商周交替之际的固有印象，甚至成为了一种“常识”。但是翻开青年历史学者李硕的新作《翦商：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》（以下简称《翦商》），书中提供了另一个版本的商周故事，一段基于考古发现推理而来的历史，读来令人大呼颠覆常识。

商是一个重视祭祀和战争的时代，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，商王借由祭祀沟通鬼神，

趋吉避凶，用来占卜的副产品留存至今，就是刻着文字的龟甲兽骨，这也成了记载商朝历史的重要佐证。为了祭祀，就必然需要祭品，大量的战俘被用以祭祀。在后人看来，这是无比血腥残忍的举动。而到了周朝，曾经的活人祭祀已经基本消失，甚至做陶制人俑也被孔子加以批判，可见周时的习俗已经和商完全不同。

这样的变化从何而来？答案就在武王伐纣事件里，这也是《翦商》一书的核心脉络。周人的翦商大业不是一夜完成的，而是经历了文王、武王两代人，这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姜子牙。通过考古发现的蛛丝马迹，姜子牙的老家应该是出自西部的羌族，他因为商朝的祭祀习俗被捕捉到商的国都，但侥幸得以逃脱，在商浪迹多年。结果心怀翦商大业的文王在商都和姜子牙邂逅，出于对商的共同痛恨，双方结成了联盟。

考古发现还证实了把人处死施以酷刑等行为，是商朝普遍存在的习俗，并非是纣王格外残忍。只是纣王为了取悦鬼神，把酷刑的上限加以提高，开始献祭地位更高的贵族，这使

得殷商贵族产生恐慌，导致商朝内乱，无暇顾及周国的崛起。箕子、比干等殷商贵族重臣，很有可能就是反对纣王的主力。因此周国的崛起实际上是被人纵容的，目的就是借机压制纣王。

可谁知计划不如变化。姜子牙在帮助文王脱困之后来到周国，利用自己熟知商朝底细的特点来辅佐周王，并借助殷商贵族对纣王的反抗，牧野之战靠着倒戈的商军，最终攻入商朝国都，实现了翦商大业。此后周朝又通过数代人的努力，彻底消化了商朝的原有势力。

为了不让商人再度崛起，周公仔细地抹除了商人的大部分文化遗存，洗劫了历代商王的坟墓。这导致了后世对商文明缺乏了解，从而把炮烙、杀贵族制成肉酱肉干等行为归罪于纣王。其实这是商文明的常规做法，在道德叙事下形成了纣王残忍嗜杀的刻板印象，后人的误读源自对这段历史缺乏了解。

在李硕讲述的这场惊心动魄的翦商大业中，文王的隐忍、武王的噩梦、周公的果决都令人印象深刻，借助考古发掘的

成果，一个全新的历史被呈现了出来。当然，由于资料的缺乏，这套叙述必然还有许多瑕疵，但是这种颠覆足以激发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兴趣。

《翦商》里另一大颠覆是对《易经》的诠释。在李硕看来，这部作品记载了周文王的翦商谋划，这就把一部后世公认的占卜之书，变成了一部充满历史细节的翦商计划书。这样的看法看似石破天惊，其实并非“纯属杜撰”。

由于位于周原遗址的周文王宅院被后人发掘出来，甚至在其地窖中找到了数百片刻有文字的甲骨碎片，这些实物证据比逻辑分析更有说服力。从这样新的角度再看《易经》，很多过去解释牵强或者解释不通的地方，往往都能令人豁然开朗。这套新说法的提出，必然对《易经》研究和训诂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。

书中的颠覆之处还远不止这些，其他的像“大禹治水”实际上是改造湿地、开发稻田，商人存在大规模放牧水牛的情况等等，都富于新意，而且在叙述上实现了逻辑自洽，这背后同样有着考古实物的佐证，可以

说对于历史学界有诸多启发。

更为难得的是，作为一部学术著作，《翦商》语言流畅，清晰明快，没有陷入大量资料的堆砌之中，线索始终非常突出，其阅读快感不亚于一部优秀的推理小说。在整个阅读过程中，一个个谜团被解开，从最初的商朝崛起到牧野之战，层层递进，给出了作者思考后的答案。回看《翦商》的副标题“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”，华夏文明从重视鬼神、讲究占卜祭祀的商到重视集体、居安思危的周，这样巨大的转变显然因素众多，《翦商》也只是对其中的缘由进行了初步探索，给出了一个有待验证的答案。

商周时期历史的真相到底为何，后人恐怕很难得知，就像书中所言：“也许，我们至今也还难以完全了解我们自己。考古，就犹如一面深埋地下的镜子，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。”

借助考古发现，我们重新认识了殷周之变，也更清楚地了解了那些过去被误读的常识，看清了过去何以如此，也看清了我们自己从何而来。正是这种不断探索，让我们无限接近历史的真相。

■ 刘敬

“胡学文满怀爱与理解，构建起一条复杂而漫长的心灵隧道，深切触摸着多重角色身份中的生存悖谬和人性的尖锐划痕。”近阅胡学文中篇小说集《逐影记》，一时感慨万端，遂想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授予胡学文时颁奖词中的这句“专业评论”，权且厚颜援引，充作“个人心得”。

《逐影记》一书共收录了5部中篇小说，皆是胡学文近年来发表于各大文学期刊的力作。较之以往，这5篇作品一方面保持了作家质朴而深邃、冷静又犀利、荒诞却真实的叙写风格；另一方面，同样是聚焦社会中平凡的小人物，为突显他们内心的惊惧、纠结、痛苦、挣扎与抗争，以及在命运无常的翻云覆雨手的拨弄下，他们被异化的精神困境，他们的怯懦与隐忍、苟且与坚强、愤激与彷徨等，胡学文一直在寻求新的突破，于静水流深的描摹间，匠心独运地给予智慧的观照与美学的创造，委实难能可贵。

乡村、小镇、米粉店、派出所，空间交错；2002年秋和2000年夏，两个时间段蒙太奇式地交叉循环；3个主人公，阴差阳错的命运纠葛。简言之，这便是小说集首篇《逐影记》的



“三要素”了。且说马远，一个乡下汉子，既是大姐的父亲，也是豆豆的姥爷，只是时而清醒如常人，百事可做，时而脑袋如灌铅水，万事“拎不清”。再说米粉店老板安娜，亦是小镇的“另类尤物”，米粉确是美味，循味上门的食客却各怀心思，以至流言蜚语忽然若垃圾堆上的苍蝇。两个人物两条线，貌似毫不相干，却因米东清这个离异单身、被迫四季值守于小镇派出所的人民警察而串连起来。在一桩桩一件件剪不断理还乱的琐碎、庸常、繁复的报案、处警、讯问、访查、救

截取生活横断面，为小人物塑像

——读胡学文中篇小说集《逐影记》

援等事件过程中，作家通过对米东清的主观意识、内心思索、情感变化及动作语言等方面的出色描写，巧妙地将几个人的人生轨迹交叠穿绕在一起，可谓天衣无缝。故事虽短，你我却能触摸到人物的体温，感受到脉搏的跳动，细觉出情绪的起伏……

相较之下，次篇《白梦记》的主角依然是小人物，故事却充满了悬疑色彩。老实巴交的农民吴子宽，极欲探明儿子吴然过失杀人的事件真相。他虽处处谨慎，却又步步迷雾，随着各种各样的蹊跷事接踵而至，他直如坠入一场没有尽头的白日梦，清醒又惶惑，侥幸又犹疑，郑重又滑稽……作家不动声色，却运筹帷幄，以层层悬念、串串疑问构成小说文本内在的强劲驱动力，自然而然地为后面情节的发展推波助澜，让人亦步亦趋，不忍驻足。“所有那些无缘经历的生活，无从认识的人们，无法体验的生命，遍布各地。这就是世界的本相。”执卷而读，大家都曾实实在在地化身为吴子宽等人一

回：震惊，欣喜，困惑，担忧，焦虑，无奈……是的，这就是答案了，这就是原味的生活，这就是世界的本相。

胡学文尝言：“我更愿意称自己的叙述对象为小人物，而不是‘底层’。我注意到这种小，同时我更注意小这层外衣包裹着的大，那种心的宽阔让我着迷。”纵观全书，除了以上2篇，其余几篇同样给我带来了那种人之“小”、心之“大”的无尽冲击。

《丛林》在叙述中时时辅以插叙，峰回路转，清波回旋，既设悬念，又埋伏笔，在浓郁的生活气息中，将宋刚这一“强者”竟无法摆脱“弱者”金枝的焦虑心态描摹得淋漓尽致，“丛林法则”在人类社会的丛林中仿佛不再灵光。可貌似完胜的金枝，不这样时时处处被儿子贵祥牵着鼻子走？生活原就是一张网，无形而巨大，柔韧又冷漠，我们每一个人，终有一天，都要直面自己是条“鱼”的现实。

至于《内吸》，则以含而不露、虚实相间的叙事，传神地再现了由于种种社会“潜规则”带

来的信任危机，导致重重焦虑化成了一支支无形的药剂，铺天盖地喷撒向黄萍和马伸等人。作家或有拟物之意，他们恰似被施以“内吸”之法的一株株植物，看起来逍遥无拘，实则焦虑蚀心，任由摆布。作家深谙海明威的“冰山理论”，笔墨虽简省，内涵却丰厚，情节留白处，读者自能“对号入座”。

最后一篇题为《去过康巴诺尔吗》，有趣有味，如冷笑话一般，让人恍然一笑复深思。文中的康巴诺尔湖无疑是“我”心灵暂栖的最后一片“净土”，那些濒临灭绝的遗鸥呢，则成了“我”的精神寄托。作家慧眼独具又深怀悲悯，欲以草根人物的悲欢忧惧折射时代的发展变迁；语言沉郁而灵动，偏又隐而不发，以截取广阔生活横断面的形式，快刀斩乱麻，万千意蕴只待读者自己去“脑补”。

掩卷，闭目，这几个关于小人物的故事遂自然融汇成多声部的交响，侧耳倾听，竟是那般铿锵、雄浑与壮阔。而由此引发的思考与对灵魂的叩问，亦一直在路上……